

从秦岭深处到黄浦江畔

——商洛花鼓戏《主角》的还乡与远行

沈伟民

2026年7月，商洛花鼓戏《主角》在上海演出。这个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剧种，用它独有的艺术方式，在上海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从“文化还乡”到“文化破圈”的精神旅程。

商洛花鼓戏《主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改编”，而是一场“文化寻根”。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作为商洛籍著名作家，耕耘戏曲园地多年，原著《主角》这种高度戏剧化的文本特质，为舞台改编提供了丰厚的叙事基础。在著名编剧兼导演徐小强这位同样是商洛籍的艺术家接手时，更因文化血脉的相通而拥有其他改编版本无可替代的精神亲近感。将《主角》搬上商洛花鼓舞台，既是为文本的戏曲基因找到最适宜的生长土壤，也是商洛籍艺术家们共同完成的一次精神还乡与文化寻根。

当文字中的秦腔魂魄遇见舞台上的花鼓乡音时，一切似乎来得恰到好处，如同一颗种子，终于落进了那片熟悉的泥土。陈彦曾在《徐小强剧作选集》序言中称赞其为“直接从民间生长出来”的“老戏骨”，始终“贴着观众写戏”。此番改编《主角》，徐小强带领团队紧扣“戏曲人在艺术与命运中坚守淬炼”这一主线，将近80万字的小说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舞台呈现，将忆秦娥数十年的人生起落梳理成清晰的戏剧脉络。剧本前后历经五轮修改打磨，使原著丰厚的文学意蕴在花鼓戏舞台上得以有效转化。

该剧对“主角”主题的把握尤为耐人寻味。忆秦娥的一生是一曲交织着偶然与必然、被动与主动的人生咏叹。她从未争过主角，却一步步被推到了舞台中央；唯一一次主动开口要演主角时，却被自己的学生所取代。“不争”成全了她，“争”反而失去了她。这种命运的

悖论，在花鼓戏的舞台上获得了更为深长的回响。楔子与尾声里“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戏终了，人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闭了”这几句极简的伴唱，道尽了忆秦娥的一生，也道尽了所有在命运中浮沉的人：聚散有时，悲喜无常，大幕开了又闭，戏还在继续。

这不是一出“用戏曲包装的小说”，而是一出“从戏曲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戏”。它不是在“复述”一个外来的故事，而是在“重述”一个本该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改编创作者对原著精神的把握，不仅仅是来自文本分析，更是来自文化血脉的相通。

在音乐上，商洛花鼓戏《主角》的创作团队，完成了一次大胆的音乐革新。商洛花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辛书善担纲该剧作曲，他联袂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韩兰魁，首次将交响乐元素深度融入花鼓戏体系。简子胡的悠扬、传统锣鼓的铿锵、“一人唱、众人应”的经典帮腔形式，在现代交响乐的烘托下，营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唯美意境。剧中“放羊歌”旋律贯穿全剧，从第一折忆秦娥在九岩沟山坡的“哎嗨哟”到第七折小雨的呼应，形成贯穿性的音乐母题。第五折“迟秋桂花吟”，是全剧最令人动容的一段。“三秋时节桂花开，诗韵飘香两清浅”的唱腔，在音乐的烘托下层层漾开，仿佛整个舞台都浸在了桂花的香气里。那忧伤是淡的，却浸得深。

在舞台呈现上，舞美、灯光、服装造型设计让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精神在现代剧场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第二折忆秦娥“逃回九岩沟”的段落，舞台上没有复杂的山水地貌，仅通过灯光的切割和演员的表演，便营造出山路、吊桥、牧场多重空间的自由转换。这种虚实相生的处理，正是中国戏曲“以虚写

实”美学精神的精妙体现。

灯光设计不仅构建了从县团戏台到都市剧场的时空流转，更以光影外化了忆秦娥四十年艺术生命与内心波澜的起伏。当忆秦娥在第七折中“缓缓上台”又“渐渐消失在舞台后面”，漫天梨花如雪飘落的舞台画面，配合低沉的伴唱，将人物的命运感与舞台的意境美融为一体：不知她的心情是欣慰还是失落，剧作将阐释权交给了观众。

当晚演出结束，演员登台谢幕，全场观众自发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贯穿剧场。这来自黄浦江畔的掌声，是对“秦岭原音”最真挚的认可。从秦岭深处到黄浦江畔，商洛花鼓完成了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远行。真正令人深思的，是这种远行所引发的文化对话。

商洛花鼓戏《主角》之所以能够打动上海观众，不仅因为故事本身的感染力，更因为那种带着泥土温度的艺术表达，击中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对真诚、对坚守、对质朴的渴望。

多年来，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持续推动商洛花鼓走出秦岭。十年前，他们携《带灯》到沪参加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2023年，《情怀》受邀参加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月亮光光》《若河》等优秀现代戏也多次登上全国性平台。

《主角》登陆上海宛平剧院，是“远行”之路上又一座醒目的路标。这是一场“文化还乡”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次“文化破圈”的有益尝试。这条路径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证明了地方戏曲在当代的文化活力，不是盲目迎合都市审美获取生存空间，而是通过回归自身的文化根脉来获得不可替代的艺术力量。还乡赋予远行以底气，远行赋予还乡以意义。

梁玉贵的画大可一观

方英文

梁玉贵的画清爽悦目，工笔有功夫，写意激联想，水墨见生趣。花儿朵朵儿果儿，鲜艳水灵，芳香扑鼻；雀儿鸟儿猴儿，以及狗阿猫阿鼠们，个个灵动天真，营造出一派山林田园之喧闹音响。画起人物来也可圈可点：写真而逼真，绘神且传神，不容易！

我不懂绘画，不知梁玉贵是否拜过师，拜师又拜了哪位大家。仅以自己观画的粗浅经验推测，梁玉贵可能很喜欢齐白石、韩美林、刘文西吧，从而受其熏染。不掏学费而认真观摩揣摩大师作品，依据自身条件与个性，习空实践，正在努力寻找独有的、更加鲜明的绘画语言。

要强调的是，梁玉贵的本职工作是国企管理，作画只是政余时光的减压养性。文艺这事儿有两大特点，爱好与天分缺一不可，业余比专业更好，梁玉贵都具备了。业余所爱而非行业指令或指标，或许更来情绪。况且文艺的本质乃唯美是求，管理者爱美，努力接近美，人文素养自会同步提升，也会潜移默化地凝聚一个上进的团队。



读书修心

刘文启

世间所有祈愿，本质都是人心的寄托，是人于天地、岁月温柔对话的方式。凡人深知自身渺小，囿于天地时序、命运浮沉，无力掌控世事无常，便以俯仰天地、静默祈祷的仪式，表达心底的敬畏与向往。然而，世人祈福，多半向外求索，寄希望于天地神明的垂怜，却不知真正的安宁与圆满，从来不在身外，而在本心。一如王阳明心学所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世间万般期许，终究是心念的映照。

读书人最虔诚、最恒久的祈愿，从来都藏在日常的笔墨耕读里。读书人以书卷敬本心，向内修心、修德、修通透格局。于案前静坐，与文字相逢，与古今对话，摒除外界喧嚣，安顿浮动心神，便是读书人最郑重、最虔诚的自我修炼。

日日开卷，时时品读，岁岁深耕，这份坚持大多无关功利得失，只为滋养心神、沉淀自我、安顿本心。这份以读为乐的修行，藏着“读经”的万般深意，恰好印证了“向内求索、知行合一”的修行真谛。真正的读书，是以经典为镜，观照自我，修正心性，丰盈灵魂。

狭义的读经，专指诵读儒家经典、圣贤典籍，是四书五经、诸子语录的潜心研读，是世人认知中正统、规整的治学诵读，是古时士人修身立德、考取功名的必修之学。而广义的读经，包罗万象，容纳古今。一切沉淀了岁月智慧、承载了人

间百态、凝练了风骨格局的古书典籍、文人著述、传世文章，皆可称之为“经”。“经”不是刻板的教学，不是固化的文本，而是时光筛选后留存的精神瑰宝，是前人留给后世的思想星光。读书读经，便是吸纳先贤智慧、打磨本心心性，让躁动的心有归处，迷茫的路有方向。

沉下心来细读古籍，便是读书人最高阶的修行。泛黄的纸页里面，藏着跨越千年的风骨与智慧。常读古书，能扫去内心的浮躁，褪去俗世的功利虚妄，养一身浩然之气，不被俗世的浮华裹挟；也能打通古今，看懂世事规律，学着包容世事、看淡得失，走出认知的局限，不再困在迷茫困顿之中。

那些沉淀了千百年的文字，静静滋养人心，让人在无声之间拓宽格局，在独处之时丰盛灵魂。世事万般变幻，外物皆不可控，唯有本心澄澈、内心丰盈，便是最好的归宿。这便是读书最好的回馈：不求外物皆顺，但求此心无扰。

夜读《聊斋》，长夜清冷，字里行间尽是狐鬼深情、俗世暖意。看多了人情冷暖、善恶有报，心底便悄悄生出念想：愿漫长寒夜总有温情相伴，愿世间真挚情意，都不被辜负。这份温柔祈愿，源于读书而生的悲悯，亦是本心善意的自然流露。

静读《红楼梦》，看着大观园一时繁花似锦、锦绣琳琅，最终落得人去楼空、繁华落尽。看透

盛衰无常、荣华皆幻，“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唯有本心澄澈方能安身。心里便生出绵长祈愿：但愿浮生不全是幻梦，那些热闹烟火与锦绣光景，不必转瞬消散；人们一心奔赴的美好，都能落地生根，一腔热忱，不要最后只成水月镜花、黄粱一梦。读书让人看清无常，却依然心怀热忱，在起落得失中守住本心，便是最珍贵的修行。

读史书，盼世道清明，人心存善，以史为镜，知兴替、明得失，更懂得以史修身、以正本心；读诗词，于风雨跌宕中，依旧能寻得诗意落脚，保有温柔期待；读诸子散文，懂得取舍进退，修得谦卑通透的胸襟。万般读书，万般祈愿，归根结底，皆是修己之心、守己之念。

读书无需繁复仪式。一卷书，一盏灯，一颗沉静温热、澄澈向善的心，便足矣。以读书作祈，以书卷安身，在墨香古卷里涵养正气、增长智慧，安放心中期许，从容走过往后岁月。

年年耕读，时时修心，只求此心光明、澄澈无扰，心灵有所归处。这，便是读书人最纯粹、最通透、最动人之处。

纵横古今

闹市书香

扬清

我去过许多城市，大大小小的书房也去过不少。每到一间书房，都会把书脊上的书名看一遍，像是在满是贝壳的海边，把五光十色的贝壳全看一遍，然后挑出最喜欢的那一个。

我挑书的时候，一般不会用检索的机器。那样目的性太强，许多事一有目的，味道就变了，尤其是看书这样的事体。我觉得对于看书，所采取的态度应该是先认真地看自己选好的书，然后才能谈及会从这本书里得到些什么。但我们大多时候，会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先预设一个目的，然后再去看书。这样的看书态度适合读一些工具性、考试类的书，但对于读文学类的书来说，这样找书、看书的方法并不大适用。一旦带有某种目的，读完一本文学读物，多半是要失望的。文学类的书，大多数说的其实是“不落言筌”的意思。那些书刻画出来的是一些具象的人，是浑全的生活。它所做的是把一些人所经历的生活的复杂面向你，把人性的本来面目展示给你，你能从中得到什

么，要经历一个体悟的过程。如果有太强的目的，像刨洋葱一样，火急火燎地弃如洋葱皮一般的书页而不顾，就想一把搯住洋葱的“内核”，那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空室如也。要想发现那些潜藏在字里行间的，对生活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只言片语，那就必须静下心来字斟句酌，细嚼慢咽，才能把书的味道在现场直播的人生片场里渲染开来。

我每次去城市书房的时候，都会沿着那靠墙陈列的书架转一圈，看哪一本书能和我邂逅。那个书房建在中心广场的舞台边上。那里是寸金寸土的黄金地段，站在书房的门口，能听到夜市摊上小商贩叫卖的声音。这应该是一个书房所存在的好地方了，既能抬头在浓郁的烟火气息里看人情冷暖，又能低头浸泡在书堆里品味人生，还能在饿肚子的时候，出门解决“腹诽”的问题。

这个小巷子式的书房，像个二进的院落。一进是儿童读书的地方，有一排蜂窝似的书架子。进到二进里，要上几个台阶。沿墙摆着一圈书架，

屋子中央放着几张书桌。书架上摆着的书目都很新，像是刚买回来不久。沿着书架转一圈，并不一定要找本书看看，就是坐下来感受一下许多书放在一起散发出来的书香，那被尘世烟熏火燎过的身心，也就此能轻省了不少。

书店还开着一个后门，玻璃门上落着U形锁。透过玻璃朝后看去，门后面藏着一个更大的院落。这个后门让书房把它的书香余韵，仿佛延展到青山白云之上，让书房有了小中见大，别有洞天的观感。

在山城，当我没有案牍之劳的时候，就会上闹市之中的书房里去转转。在众声喧嚣的街市里，这个书房在我逛街扫货之余，一直会为我预留一份慢展书卷的宁静。在那里，我能看到让自己心明眼阔的风景。



生活百味

商洛山

（总第2931期）

刊头摄影 倪方海